

DA ZHENTAN
XIAO KALAI

大侦探小卡莱

【瑞典】阿·林格伦著

任溶溶译



大侦探小卡莱

〔瑞典〕阿·林格伦著

任溶溶译

埃·帕尔姆克维斯特插图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ASTRID LINDGREN
Mästerdetektiven Blomkvist
Rabén & Sjögren Stockholm, 1946

大 侦 探 小 卡 莱

〔瑞典〕阿·林格伦 著

任 溶 溶 译

责任编辑：刘杰英

*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95,000 印张：5.125 印数：1—35,000

统一书号：R10280·98 定价：0.51 元

译者的话

大家也许读过讲“长袜子皮皮”、讲“小飞人”的童话，也读过讲“小洛塔和她的哥哥和她的姐姐”、讲“疯丫头玛迪琴”的儿童小说吧？它们写得太有趣了！这些作品的作者是瑞典儿童文学女作家阿斯特里德·林格伦。她生在1907年，是位老奶奶了，获得过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、瑞典国家文学奖和许多奖，是今天世界上最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。

这里又给大家介绍一本她写的小说。这本小说和上面提到的她的其他作品不一样，是本情节紧张的小说。

要说这是本侦探小说，倒也很象，因为它的主角是位“大侦探”。可这“大侦探布吕姆克维斯特”其实是个小孩子——小卡莱，不过一心想当侦探，从侦探小说里学到侦探的起码常识，时刻留神周围有没有可疑的人和可疑的事情。在小说里，偏偏又让他碰到了一个躲到他那个小城来的抢劫犯，使他能够“大显身手”，帮助警察局破获了一帮犯罪

分子。

不过这与其说是一本侦探小说，恐怕不如说是一本充满儿童情趣的儿童小说更加合适。孩子们都是爱热闹的，瑞典这个小城里的一群孩子也这样。这个小城也太宁静了，千篇一律的和平生活使他们觉得太寂寞无聊，于是分成两方打起“玫瑰战争”来，也下“战表”，也偷袭，完全按照打仗的规矩。而其中那个侦探小说迷小卡莱觉得不过瘾，只想当大侦探，西方侦探小说流行，这种侦探小说迷怕是不不少的。妙就妙在作者好象故意安排这么个故事让“大侦探”小卡莱过过瘾，而通过这个过于巧的事件反映这些孩子的一些好品质。比方孩子们虽然分成敌对双方打仗，他们却是好朋友，当那个隐藏罪犯埃纳尔舅舅建议帮一方用诡计对付另一方的时候，这一方孩子只觉得奇怪，认为太不光明正大了，坚决反对，尽管埃纳尔舅舅这种做法在社会上是完全合理的，只是他们还不懂得罢了，孩子们说他们宁愿一辈子不懂这样的卑鄙事。当埃纳尔舅舅辱骂祖国，认为根本不需要它的时候，孩子们大为反感，跟他辩论。最后孩子们在对付三名犯罪分子的时候，又表现出互相团结鼓励，克服种种困难的精神。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困难都会有，这种精神正是需要的。

因为西方侦探小说泛滥，作者才特地采用这种儿童熟

悉的形式，写成这本富有特色的儿童小说的吧？正因为这本小说情节紧张曲折，又反映了儿童的心理，所以它在瑞典和许多国家深受儿童欢迎，还改编拍成了电影。

另外，这本书的插图者是埃里克·帕尔姆克维斯特 (Eric Palmquist)。封面画作者是伊隆·维克兰德 (Ilon Wikland)，给林格伦的“小飞人”创造出那个有趣的美术形象的就是他。

任溶溶

1983.5.7

1

血！毫无疑问这是血！

他用放大镜盯住一个红点子仔细地看来看去。接着他把烟斗从这边嘴角移到另一边嘴角，叹了一口气。

这当然是血。割破了手指头，不是血又能是什么呢？这红点子本可以作为确凿的物证，证明亨利爵士为了摆脱他的妻子，犯下了最可怕的罪行，侦探什么时候就得跟这件事打交道了。可惜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只不过是侦探本人削铅笔，无意中把自己的手指头割破罢了，——令人痛心的事实就是如此。

因此，这件事跟亨利爵士一丁点儿关系也没有。而且亨利爵士这个坏人在天底下根本就不存在。唉，真是太遗憾了！有的人运气就这么好——生在伦敦或者芝加哥的强盗地区，那里开枪和谋杀是不用说的。可是他呢……这位卡莱只好不乐意地把眼睛从这红点子转向窗口，看着窗外。

大街在夏日的太阳下静悄悄的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栗树在开花。一样生物也看不见，只除了面包师傅的那只猫蹲在人行道边上，舔着爪子。连最有本领的侦探的那只经

过很好训练的眼睛也看不出有什么犯罪迹象。在这个小城里做侦探，真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！等他大起来，一有机会就要上伦敦那些强盗地区去。也许还是上芝加哥吧？爸爸希望卡莱开始在店里帮帮忙。在店里帮忙！叫他在店里帮忙？不干！这一来，伦敦和芝加哥的强盗和杀人犯过得就太美啦。他们可就没入管了！而这时候卡莱呢，却站在店里卷纸袋，称肥皂和发酵粉……不行，他可不打算做买卖。要做就做侦探！让爸爸去挑选吧。歇洛克·福尔摩斯，阿斯博恩·克拉格，彼得·温塞爵士，埃居尔·普瓦罗^①，卡莱·布吕姆克维斯特！他嗒嗒舌头。而卡莱·布吕姆克维斯特，要超过所有这些大侦探！

“血，毫无疑问这是血。”他一副得意的样子，咕噜了一声。

楼梯上咚咚响。一转眼门敞开了，出现了气急败坏的安德尔斯。卡莱不以为然地回头看他，打量了一下。

“你跑来了？”他用不容反对的口气问道。

“还用说，跑来了。你以为是用轿子把我抬来怎么的？”安德尔斯气呼呼地回答说。

卡莱悄悄藏起了烟斗。这倒不是怕安德尔斯看见他偷

① 以上这些名字都是小说里著名的侦探

偷在抽烟。只不过是烟斗里没烟草了。侦探思考问题总得叼烟斗。就算现在烟草没有了。

“咱们去溜达溜达怎么样？”安德尔斯问了一声，一屁股坐在卡莱的床上。

卡莱点点头。他当然去！不管怎么样他也得到街上溜一圈——万一在那儿会碰到什么可疑的事情呢？当然，街上有警察。不过他书已经读得够多，知道这些警察都是些什么东西。就算当面碰上杀人犯，他们也是认不出来的。卡莱把放大镜放进写字台的抽屉，就同安德尔斯一起咚咚咚地跑下楼梯，把整个房子都震动了

“卡莱，傍晚别忘了给草莓浇水！”

是妈妈从厨房门后面探出头来。卡莱挥了挥手叫她放心。他还顾得上浇草莓！待会儿再说吧。等弄明白了城里没有想作案的坏人再说。可惜不大可能有这种坏人，不过还是警惕一点好！要不就象电影《巴克斯顿凶杀案》那样了。小城看着宁静得不能再宁静，可忽然——叭！——半夜里一声枪响，接着——一下子！——接连出现了四件凶杀案。坏蛋们自以为在这么个小城，又是在这么美好的夏天，根本不会有人怀疑他们。可他们想错了，他们就不知道他卡莱·布吕姆克维斯特！

楼下是个店。招牌上写着：“维克托尔·布吕姆克维斯

特食品店。”

“你问你爸爸要点水果糖吧。”安德尔斯叫他。

卡莱自己也想到了这个好主意。他把头伸进店门。柜台后面站着的正是维克托尔·布吕姆克维斯特本人。他就是爸爸。

“爸爸，我拿点丝光糖！”

维克托尔·布吕姆克维斯特用温柔的眼光看看自己这个黄头发的儿子，和气地哼哈了一声。这就是说答应了。卡莱把手伸进糖果箱，很快地溜去找安德尔斯，安德尔斯正在梨树底下秋千那儿等着他。可安德尔斯对丝光糖一丁点儿不感兴趣。他傻呼呼地盯住面包师傅园子里一样东西看。这样东西不是别的，是面包师傅的小女儿埃娃-洛塔。她穿着红格子连衫裙，坐在秋千上荡来荡去，吃着小面包。而且她还唱歌，她就是那么个有各方面天才的姑娘。

从前有个小姑娘，
名字叫做约瑟芬，
约瑟芬-芬-芬，
约瑟-约瑟-约瑟-芬……

她那清脆悦耳的歌声清清楚楚地传到这边安德尔斯和

卡莱的耳朵里。卡莱忍不住去看埃娃-洛塔，心不在焉地把水果糖递给安德尔斯。安德尔斯也同样忍不住去看埃娃-洛塔，心不在焉地拿起一颗水果糖。卡莱叹了口气。他极其喜欢埃娃-洛塔。安德尔斯也是的。卡莱拿定主意，等有朝一日积够了钱自立，就一定娶埃娃-洛塔做媳妇。安德尔斯想的跟他一模一样。可卡莱毫不怀疑她准嫁自己。一个破了近十四桩案的侦探大概要比一个火车司机强！安德尔斯准备大起来当火车司机。

埃娃-洛塔一面荡秋千一面唱，好象没想到有人在看她。

“埃娃-洛塔！”卡莱叫了她一声。

她一共只有
缝衣机一架，
缝衣机一架——一架，
缝衣机-缝衣机——一架——一架……

埃娃-洛塔只管一门心思唱她的歌。

“埃娃-洛塔！”卡莱和安德尔斯两个一块儿叫她。

“唉呀，是你们呀！”埃娃-洛塔象大吃一惊似的说。

她打秋千上下来，很给他们面子地来到隔开她家园子

和卡莱家园子的木板围墙旁边。围墙上少了一块木板，是卡莱自己挖掉的。这样就方便多了——交谈没东西挡住，还可以钻到面包师傅的园子里去，用不着绕道走。安德尔斯暗暗苦恼，因为卡莱就住在埃娃-洛塔隔壁，到底有点不公平。他住得远，在另一条街，和爸爸妈妈、弟弟妹妹挤在一个房间里，厨房在爸爸的制鞋工场上面。

“埃娃-洛塔，跟我们一起进城吗？”卡莱问她。

埃娃-洛塔高高兴兴地咽下最后一口面包。

“干吗不去？”她说。

她抖掉衣服上的面包屑。他们走了。

这天是星期六。瘸子弗雷德里克已经照常醉醺醺地站在鞣革场旁边，许多人围着听他说话。卡莱、安德尔斯和埃娃-洛塔也走过去，听弗雷德里克讲他在诺尔兰德建筑铁路时立的功。

卡莱一面听一面仔细地朝两边看。他时刻不忘记他的任务。没有什么可疑的事情吗？唉，什么可疑的事情也没有！不过大家知道，一个人即使外表上看去再纯洁不过，可也不一定靠得住。最好还是时刻警惕着！比方那边一个男人，他背着一个布口袋在街上蹒跚着走……

“万一，”卡莱碰碰安德尔斯的腰，悄悄地说，“万一他背的是满满一口袋偷来的银子呢？”

“万一不是呢？”安德尔斯不耐烦地回了他一句，他要听瘸子弗雷德里克讲他的故事，“你尽想你那些侦探念头，万一有一天想得发疯呢？”

埃娃-洛塔笑起来。卡莱不响了。大家这样不理解他，他已经习惯了。

很快警察就意料之中地过来，挽起瘸子弗雷德里克的胳膊。每星期六晚上弗雷德里克总在关押所里过。

“到底来了！”当警察比耶尔克关心地挽住弗雷德里克的胳膊时，弗雷德里克责怪他说，“在这儿站了整整一个钟头等您！您从来不按规矩。”

警察比耶尔克露出漂亮洁白的牙齿微笑。

“走吧，走吧。”他说。

一大堆听众散开。卡莱、安德尔斯和埃娃-洛塔不情不愿地也只好走了。他们很想听弗雷德里克说下去。

“这些栗树多好看啊！”埃娃-洛塔欣赏起大街两旁的树来。

“对，开花的时候是不坏，”安德尔斯附和说，“象点着蜡烛似的。”

小城里一片安静。好象可以感觉到星期日正在一点一点到来了。在一个个花园里，桌子上都摆好了晚饭。人们干完一天活回来，洗过澡，穿上节日衣服，如今正在吃晚

饭。他们有说有笑的，在鲜花盛开的果树间休息显然十分惬意。安德尔斯、卡莱和埃娃-洛塔经过每个园子都看上一会儿。万一有一位好心的主人请他们吃点什么呢？不，不象会有这样的事……

“咱们干什么好呢？”埃娃-洛塔叹气说。

就在这时候，远远传来火车头尖厉的汽笛声。

“七点钟的一班火车到了。”安德尔斯说。

“我想出了一个主意，”卡莱说，“咱们到埃娃-洛塔的园子里，躲在丁香树丛后面，把个小包裹系在小绳子上，扔到街上去。有人走过看见小包裹想捡起来拿走，咱们就把小绳子一拉，嘿，看看他脸上是什么表情！”

“对，星期六晚上做这种事正合适。”安德尔斯说。

埃娃-洛塔什么也没说。可她点头赞成。

小包裹很快就做好，要用的东西“维克托尔·布吕姆克维斯特食品店”里都有。

“看见的人还会以为里面有什么好东西。”埃娃-洛塔很满意地说。

“对，现在咱们看看谁来上钩吧。”安德尔斯说。

小包裹扔在人行道上，看着很吸引人。一眼看去很不容易发现它系在一根绳子上，而绳子另一头在面包师傅园子的丁香树丛后面。

仔细的过路人当然会听到矮树丛后面的嘻嘻笑声和喊喊喳喳说话声。可这时候街上正好走过彼特罗内拉·阿佩尔格伦太太，城里最大的肉店老板娘，她没有仔细到能听见或者看见什么可疑的东西。小包裹她倒看见了。她相当费劲地弯下腰，向小包裹伸出手来。

“拉！”安德尔斯轻轻地说。

卡莱用力一拉。小包裹一下子缩到矮树丛后面不见了。这时候连阿佩尔格伦太太也不能不听到压抑着的笑声。她马上叽哩呱啦开起了机关枪。她的话孩子们没听全，好几回只听到“感化院”这个字眼。彼特罗内拉·阿佩尔格伦显然认为，这些小家伙就该到这地方去。

矮树丛后面一下子静下来了。阿佩尔格伦太太骂完了最后一串话，叽叽咕咕地走了。

“妙极了！”埃娃-洛塔说，“倒想知道接下来是谁。我希望也是这么个凶神恶煞”。

可城里好象人都绝迹了。没有一个人出现，矮树丛后面这几个孩子已经打算收摊不玩。

“等一等！又有人来了。”安德尔斯悄悄地说了一声。

真的有人来了。他刚拐过墙角，快步朝面包师傅家的园子矮门走来。这个人很高，没戴帽子，穿一套灰色西装，手里提一个大箱子。



“准备好！”那人一停在小包裹旁边，安德尔斯马上低声下命令。

卡莱准备好了。可结果是白忙。那人轻轻吹了声口哨，接下来一脚踩住小包裹。

2

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，漂亮的小姐？”当埃娃-洛塔和她两个保镖从矮树丛后面出来的时候，那男人等了一下向她说。

“埃娃-洛塔·利桑德尔。”埃娃-洛塔一点不腼腆地回答说。

“我没想错，”那人说，“你知道，咱们是老相识了。我上回看见你的时候你还很小。那时候你躺在摇篮里，流口水，整天又哭又闹。”

埃娃-洛塔皱起了眉头。她想象不出她曾经那么小过。

“你现在几岁了？”那人问。

“十三岁。”埃娃-洛塔回答。

“十三岁，已经有两位男朋友啦。一个黄头发，一个黑头发。看来你喜欢不同样子的人。”他挖苦似的微笑着说。

埃娃-洛塔又皱起眉头。她不打算站在这里听一个不认识的人取笑。

“那您是谁？”她问道，心里想，不管他是谁，小时候也照样流口水。

“我是谁？我是埃纳尔舅舅啊，是你妈妈的堂兄弟，漂